

讀  
春  
秋  
管  
見

疑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一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邠孫

起

校字

春秋

晉見舊說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按此說可從。蓋孔子之作春秋。若在獲麟以前。當哀公在位之十四年。及定公在位十五年之間。其時距西狩獲麟。或數年。或十數年。魯史並無其事。孔子亦無所據以修之。惟春秋之作。成於獲麟。故以獲麟終焉。猶之魯史不自隱公始。而春秋斷自隱公。皆孔子所裁定。亦不必更及獲麟以後之事也。魯史有成書。孔子因之筆削。其謂以獲麟之春作。及秋而成。約計之。當不過

此然有可以廣其說者。據闕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  
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厨而為素王。此書  
孟子作証。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曰。汪漢以渥之。秋陽以暴之。  
螭螭乎不可尚已。此本麟吐之。玉書為詞也。曾子為水精  
作。形容。語。故稱江漢以渥不能入。而增潤秋陽以暴不能  
燥之。使乾。螭螭者。表素之象。不可尚者。明王之義。則玉書  
之文信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於時  
為冬。則其未生時之瑞應有麟吐玉書。必非於其及月辰  
而始至也。按青史之記曰。古者胎教之法。王后腹之七月  
而就宴室。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稱不習  
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可知聖母之誕聖於冬十一月。其前三月。必謹胎教。是正  
當其秋八月也。而麟亦適至。猶在聖母腹之七月之交。因  
得出見於闕里。驗玉書之文而異之。復以鋪紱繫麟之角。  
伺其信宿乃去。總不出於秋時。以故孔子修魯史。訖由哀

公十四年獲麟之春。迴溯襄公二十年。麟吐玉書於闕里之秋。因名其書曰春秋。夫春秋之名為麟紀。終始而孔子之生卒亦即因之。吾道窮矣之歎。感於麟者。至深且遠矣。又玉書之文。言系喪周而滿素王。平王之末。周室既衰。春秋起。隱訖哀。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一王之大法。孔子為素王。春秋其素王之業也。夫說者多泥指春秋為魯史之舊名。今觀十二公之編次。自春及夏。自秋及冬。雖無事之月。皆詳列之。乃不止稱魯史。而復錯舉春秋二時以為之總目。是又不如晉之名乘。楚之名檮。杞猶有別義可尋也。不為贅乎。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管子春王二字平看。正讀征。亦與音政同。義春首四時。十二月以建寅之月為正。古聖王載成天地之道。定為四時。建寅之月為正也。溯自伏羲作甲歷。定四時。黃帝命容成作蓋天。及胡歷顓頊氏作制歷。以孟春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米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帝為歷宗。由唐虞及夏皆用顓頊歷。原不得獨稱夏時。夏時云者。從殷周時指目前代。取其近而可徵耳。至殷之元祀。首建丑之十二月。周之元年。首建子之十一月。據歷志三正記。子為天統。丑為地統。此其義矣。但三統首天。天包乎地。商在周前。胡以獨主建丑而取地。統周之建子於冬至陽生。及十二辰之始於子。亦差合。而其謂陽氣始於黃泉之下。則仍未離乎地也。似不得竟以子丑分屬天統地統。至謂寅為人統。則以萬物始達。人得施功為詞。人為天地所生。含天地之化而專就人功。以稱人統。更覺未安。其尤有所疑者。綱目載成湯十有

八祀伐夏三月商王踐天子位於亳定都建國號曰商  
正朔是直謂商以三月為元祀之首月矣胡能及於十二  
月而建丑耶又載周武王十三年之明年春正月會諸侯  
伐商二月戰於牧野商師潰紂反走鹿臺旬煇死王即位  
國號周改祀曰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是復謂周以二月改  
正朔而遂期於建子之十一月矣亦無此理竊嘗揣商周  
建丑建子之意其所由不得已者大抵以商湯之代夏即  
天子位於十二月夏桀既亡不能以商之十二月仍繫於  
夏周武王之代殷即天子位於十一月殷紂既亡亦不能  
以周之十一月仍繫於殷故殷以十二月為元祀之首月  
數之盡十一月而祀一終元祀以復如之周以十一月為  
元年之首月數之盡十月而年一終元年以復亦如之凡  
皆紀易姓受命之初示後世子孫以不忘耳或以為新天  
下之耳目亦得但元祀元年之首丑月子月謂之改元則  
可不得遽稱改正朔正朔者正月之朔也其可改乎不改  
正朔則不改時與月而夏時自在其中既一定而莫之易

亦即並行而不相悖也。觀商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是殷未嘗以建丑為正月矣。蔡傳辨之甚詳，特其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殷之正朔，不免與建寅之稱正月相混。小有未審，再徵之周書洪範篇，洪範出自箕子，其五紀一曰歲，歲取太歲行一次也。商之元祀為十二月，歲將終而仍未更始，故湯改稱祀，祀取祭四時一，周雖本於殷，道貴神要，以於歲未合，不敢以歲為通稱耳。箕子為殷臣，於五紀必先正歲之名，而不曰祀，亦所以明湯之改歲曰祀實欲以存歲之正也。歲有定名，其於成歲之月日，繫於星辰，布諸曆數者，豈有紊與？更參以幽詩七月，凡八章，此周公追述公劉之治，幽以陳王業也。史載公劉遷幽，當夏桀之二十二年，想其復修后稷之業，政行而治成，皆在成湯代夏之後。於時殷之元祀，首十二月為已久，而幽詩所傳時月，未有與夏異者，則殷之改元而不改正朔，益信。殷曰祀，周改祀曰年，取年殺一熟，周以農事開國，誌所本也。而其改元不改正朔，與殷同，可以禮記月令為証。月令起孟春而訖

季之月皆皆來昏旦之中星以測日躔所在共二分二至  
之月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  
壁中以實書堯典所指烏火虛昴不合以自唐虞至周凡  
千數百年其歲差之積固然則月令據周時之中星為準  
其為周書必矣蔡邕王肅以迄周公所作極允周禮之六  
官亦周公所作大冢宰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  
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漢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火司寇之  
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漢於  
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夫既明稱正月之吉而必加始和二  
字者即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其  
木萌動之謂也不得以十一月為始和詎得以十一月為  
正月哉孔子曰行夏之時特謂為邦之所首重者在此亦  
如克典之命義和舜典之在璿璣玉衡史臣之敘述為獨  
先耳非謂周不行夏之時而欲舍周以從夏也由此推之  
春秋之書春王正月一皆本於月令周官蓋月令之為今  
王之政也故春秋書王周官之言正月曰始和春之氣也



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夫孰非孔子所謂吾從周耶。又春秋之十二公。各以元年紀在位之久近。而皆起於正月者。據封國之初定之。不得因周初之有天下。改元於十一月為例。凡諸侯之封國。必命於天子。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月令云。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然則周之諸侯。絕無有以十一月命之者。故元年皆從正月。不惟魯而已。即可知春秋之始。隱公其書元年春王正月。皆魯史舊文。非孔子特筆也。乃向來說春秋者。於春王正月四字。多疑信相半。或就本經生議。則云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寅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然取而釋之。並有可釋然者。古以狩為田之通稱。小雅車攻篇曰。之子于苗。於夏行之。其前章亦曰。駕言行狩。猶之春曰蒐。秋曰獮。似乎分屬。而春秋所書。昭公八年秋。蒐于紅。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則秋獮與

夏。通。謂。之。苞。可。矣。狩。乃。必。屬。冬。耶。且。莊。公。三。年。冬。公。及。齊。侯。狩。于。禚。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此。與。冬。狩。為。適。合。若。一。說。於。周。改。時。月。方。謂。春。狩。于。鄆。為。冬。狩。之。正。不。將。以。冬。狩。于。禚。于。河。陽。為。非。冬。狩。之。正。乎。是。治。而。無。所。據。也。春。秋。書。無。冰。者。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繼。以。成。元。年。二。月。及。襄。二。十。八。年。春。凡。三。見。禮。記。月。令。言。孟。冬。水。始。冰。仲。冬。水。益。壯。季。冬。水。方。盛。命。取。冰。冰。以。入。此。定。候。固。然。其。或。始。而。不。冰。冰。而。不。壯。雖。壯。亦。不。盛。不。可。藏。之。以。待。用。則。謂。之。無。冰。但。季。冬。日。在。北。陸。陰。氣。極。候。經。嚴。寒。迅。發。凍。結。遂。堅。亦。無。冰。而。有。冰。矣。是。知。冬。未。及。盡。冰。之。有。無。未。可。知。故。無。冰。必。入。春。而。後。得。書。桓。十。四。年。書。正。月。謂。無。冰。可。納。也。凡。藏。冰。有。害。既。鑿。冰。以。入。於。冬。不。加。覆。蓋。以。收。寒。氣。及。春。乃。謹。封。閉。以。禦。東。風。故。幽。詩。曰。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為。正。月。成。元。年。又。改。書。二。月。者。謂。無。冰。可。閉。也。幽。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為。二。月。為。仲。春。月。令。又。稱。是。月。也。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二。月。無。冰。可。閉。遂。無。

以爲廢廟。鳥得不書。至襄二十八年。則統書曰春正月二  
月皆春也。正月無冰可納。二月無冰可開。以蒞先分書。以  
致詳後合書。以通滯。就三無冰而切按之。又安有一不合  
於時。不合於月。而必宗周之改時月者。定公元年。書冬十  
月。隕霜殺菽。疑其非夏時者。輒謂十月無菽。殊不確。魯頌  
閔宮篇云。黍稷重穋。稊稷攷麥。攷麥亦有春種者。詩於黍  
稷。重穋之下。先着植稊字。而後指言攷麥。則是爲秋種者。  
特加分別耳。故菽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豌豆。又  
有蠶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著其蠶時始熟。並於名蠶  
之意通。此皆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同時。故他穀。至秋  
當刈。此方種他穀。至秋已老。此方種也。何得謂冬十月遂  
無菽乎。且春秋之記霜災。稱殺菽者。亦包有麥在。蓋菽生  
有莖。麥生惟葉。麥更弱於菽。稱殺菽則殺麥不言。可知。亦  
應通看。若春秋傳作於左氏。正諸家所主。以說春秋。而謂  
周之必改時月者。今按十二公年數求之。其言亦不能無  
參差出入。正須分別觀之。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加周

字為周正月。此二百四十二年之總綱也。至三年紀周鄭交質。鄭伯囚平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周正改時月定之。則四月移於二月。秋亦當入於夏矣。二月何以得取麥。夏何以得取禾。耶。四年秋。鞏帥師會宋陳蔡衛之師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於秋。取禾亦不得以周秋之入。夏者當之矣。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放蕪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則仍。以夏時為斷。龍為蒼龍星。春見於東方。為建巳之四月。萬物始成。待雨而大。因為百穀祈膏雨。而有事於大雩。故至秋為過時。如謂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其秋自五月始也。以五月為秋。亦猶未。遂於龍見而雩之定制。又何以踐其不時為。莊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載。日亞而畢。農者樹板幹而興作也。水為定星。一號營室。營室居北方。七宿之中。北方屬水。故營室以水稱。其春見於南方。為十月。傳以

川之冬十二月在冬十月。因引水昏正而我以証其得時。其實周之元年。前十一月。則次月即為十二月。仍與夏正之十二月無異也。魯以是月城諸及防。直謂之不時亦宜。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其時晉再假道於虞。圍虢上陽。晉侯問師克之期於卜偃。卜偃對曰。董誥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龍尾者。尾星。屬東方。蒼龍之宿。日月所會為辰。天策。傳說星。依龍尾之旁。鶉火。鳥星。九月十月之交當晦朔之間也。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故尾伏。月行疾。故旦而過策。日猶在尾。其旦見之中星。則鶉火也。至時。虢果滅彼董誥。何所從來。而明達如神。乃爾左氏奇其驗。而載之又欲與前春王周正月之言相比附。故既斷以九月十月之交。其旦為十月朔。而復更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日滅虢。夫以滅虢之朔。繫之干支。為丙子。其合朔之日。夜及旦。繫之星辰。為龍尾。天策。鶉火。皆實貼十月言。而冠以假

借之十月為十二月。是童謠證以夏時則誠驗證以周時情不必盡驗矣。其何以傳信哉。成公十年晉侯獨疾夢大厲為祟召桑田巫占之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之饋人為之將食。眾如廁而卒。夫晉侯疾劇而欲麥欲食新也。其獻自甸人必屬新麥。麥秋在四月。傳以周之改月稱六月。是又不如周鄭交質篇謂祭足於四月取溫之麥。偶不經意而猶與周書月令之登麥嘗麥適有合也。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稱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夫以四月為既耕則必夏正之四月矣。若以周之四月當夏之二月既不得云既耕而於啟蟄亦近之。獻子何以定其卜郊不從之咎。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忌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正月之正。請政。謂建巳之四月見小雅與建寅之正月。請征者。其義皆取乎正而所指不同。建

已之月陽之正。建寅之月。歲之正。故同用正字。而以政與  
 征。兩音別之。平子之不救日食。以六月非建巳之四月為  
 正月者。故太史辨之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  
 災。正當夏時之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十七年冬。有星  
 孛於大辰。大辰。心星也。亦云。大火。孛星也。申頌曰。孛所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  
 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其四圍當之。在宋衛陳鄭乎。於是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四圍火。按以上二傳。一辨日食。一辨孛星。日食於六月。傳  
 謂責為四月。六月四月皆為夏月。改而時不改。為之正。其  
 月則已。至有星孛于大辰。大辰為火星。納於季秋九月。昏  
 不見。則不得不以經之。書冬而不著月者。竟作夏之秋。八  
 月觀。而時亦必改矣。可無說乎。蓋火星出於季春。納於季  
 秋。於昏見之。若其旦見者。則在冬也。月令孟冬旦七星中。

西為南方之午位。於地火星偏卯位。而將見。仲冬旦軫中。則火星已出於東方。而當卯位。矣。逮季冬旦氐中。其火星但隔房一宿。而近氐。同在午位。獨未可言中耳。是可知有星字于大辰。經據火之旦。見傳據火之昏。見傳自誤也。焉得借以疑經。且太史辨日食平子弗從。遂致昭子疑其有異志。而不若君木免深文。至中湏之辨字星。以在大辰。而曰諸侯之有火災。梓慎復以四國實之。而及宋之分野。並謂陳鄭衛為太皞祝融顓頊之虛。亦靡落無實際。然左氏自未擇入傳。與僖公時晉卜偃所說之童謠並存。亦以其能統悉夏商之時月。與傳首所特注為春王周正月。首足資發明。庶非一人之私言耳。春秋太史一官多著名者。此魯太史不名。中湏梓慎。即其人也。中湏梓慎不稱官。皆太史也。就其言而節取焉。中湏曰。天事恆象象。則不誣。梓慎曰。夏數得天。天則不愛。周之改元。而不改正朔。亦即不改四時十二月者。此。

兩語亦見大意。



請春秋管見

管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公殺以  
為讓似皆未協如周成王初立稱孺子王周公相之行政  
人以為攝魯桓公未立為君而隱公獨為之何謂攝乎其  
謂之讓者亦信隱之在位為攝而心欲讓桓耳然讓之名  
亦不可冒就左氏他例核之成公十五年晉會諸侯於戚  
討曹成公執之諸侯將見曹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逃奔宋定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  
札即舉曹子臧之無失節以辭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送二者皆以讓聞而皆能使所讓者卒立為君而不旬  
為之也隱公居君位既十一年惡乎為讓惟被弑之先時  
由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  
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此其言近於讓而要不足據也  
可指為春秋隱公不書即位之本旨乎竊擬人君之即位  
無常月非若改元之必當正月為有常也周書顧命篇成  
王於四月乙丑崩即日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惟宅宗。惟為憂。義稱恤。與稱喪不同。惟從死。若稱之。則曰喪。從生者稱之。則曰恤。以子釗延入翼室。則稱恤為宜。宅宗者。立喪主之謂歟。以黃子釗之為父後也。宗之。即所以君之。但未正行。即位之禮。非自己。乃至葵酉。凡九日。王與卿士。邦君皆冕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太史秉書。御王無命。告王。王受命再拜。興。乃受同瑁於瑧前。太保酢王。即攝王飲。降。諸侯出廟門侯。所以備廟王。行。即位之禮也。於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卑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實稱車。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太保率羣臣。敬告王。王執爵。羣臣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孔子刪書。特存之。謂足為後世天子遺教。即位之定典也。宋蘇氏疑其失禮。至謂周公若在。必不為此。或以其言質之。朱子。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

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本。雖先君之喪。猶以為私服也。五代以來。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以此推之。諸侯世國。其嗣君之繼先君於殯時立為喪主。即適日以是服舉即位之禮。正其為君。乃反喪服。亦正以杜嬖子。侵奪權臣。覬覦之。漸豈得已哉。惟先君之薨。無定月。則嗣君之即位。亦無定月。故即位適當元年之正月。則書即位。若即位在前。猶屬先君之末年。則不書即位。以一年不容有兩君。而其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亦猶顧命篇。緘以康王之誥。時已。東見諸侯。受其享實。為即位。而仍不明稱即位也。魯隱公之即位。當在惠公之卒年。凡即位之禮。一君不再舉。故及隱公元年。無即位之事。即不得復書即位。其後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繼立。踰一月。為桓公元年之正月。亦即於是月即位。故書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舊以隱公被弑。桓與羽父謀篡。意欲即位。春秋如其意。以書。所以示

誅曩太隱恐與莊公以下之書即位無以別其或有謂  
公書薨而不書葬殆欲使人知桓公改元即位之後所以  
葬隱公者多在闕焉而其因羽父篡弑之隱情亦見其亦  
諒不在書即位也亦有所見至莊閔僖三公皆不書即位  
則與隱公之不即位於正月同桓公十有八年夏四月丙  
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桓君遭喪即位之定  
典則四月丁酉之後莊公已即位矣及改元之正月已八  
閏月故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者以莊公父弑  
母出不忍即位夫文姜以三月孫于齊不妨正月即位有  
辨之者惟不忍於父之見弑猶皆主殺梁繼弑君不言即  
位之為正也但嗣君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成其為君可謂  
繼弑君者初固不即位乎惟即位不當改元之正月則不  
當此例為可通耳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  
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慶父為莊公庶兄  
欲代莊公叔牙黨之莊公母弟季友謂公曰請以死奉般  
般為莊公太子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為在

喪之。君也。季友以莊公薨之八月立般。而以子稱。夫亦必  
春之。以即位矣。及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國人誅賊于黨氏。  
季友奔陳。立閔公。於時慶父如齊。而季友亦奔陳。則閔公  
之立。立於魯之諸臣。即在子般卒之後也。其即位。本冬月。  
不及閔公元年之正月矣。故閔公不書即位。及閔公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公之薨也。由慶  
父使卜齋賊公於武闕。季友以倍公適邾。避其難。何慶父  
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及密而繼。夫慶父以九  
月出奔。季友以倍公入而立之。亦在九月。凡稱立者。必春  
之。以即位。而後為立。倍公之立而即位。亦不於其元年正  
月。是以不書即位。與閔公同之。然自莊公不書即位。率多  
但於繼弑君而有所不忍。遂舉以例。閔公及倍公。試思慶  
父之專橫肆惡。連弑兩君。季友以倍公入立。亦因繼弑君  
而不忍。乃不惠謀。修即位之禮。以正其為君。魯難矣。以定  
乎。小不忍。則亂大謀。其謂是矣。若夫文宣成襄昭定哀七  
公。並書即位。則皆從桓公書即位之例也。倍公三十有三

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立。終。僖公既薨之十月，即為文公。改元之正月，於是即位。因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即位以屬之。文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立太子赤。冬十月子卒。子謂赤，何以卒為？公子遂殺之，以立宣公也。凡世子之立，君薨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皆成之。為在喪之君，以其初國嘗行即位之禮者，惟是立以正月。卒於十月，未踰年，改元則不稱公而稱子，不稱薨而稱卒。其實自正月至十月，魯皆奉之以為君矣。時公子遂將殺子赤，立宣公，謀之齊而後決。故於秋及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殺子赤。夫人姜氏歸於齊，夫人姜氏皆子赤之母，懼其歸于齊而訴之，故季孫行父復如齊。於是議納賂而平焉。宣公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即指此行。父如齊，得齊命而後歸。立宣公，則當踰年之正月。故宣公元年書曰：春王正月，公即位。或以子赤之卒，由宣公與公子遂謀之，因書即位以如其意，用示篡弑之誅。以前桓之謀隱而書即位者，並為一例。殊不確。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士成。公薨于路寢。成公繼立。踰兩月。即當改元。遂即位。於止月。故成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十有八年。秋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既葬而後。即位。必舉禮於次年之正月。則襄公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此。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葬公六月。薨。立太子野。稱子則已。成在喪之君。至九月。以毀卒。立襄公妾子昭公。十月。葬襄公。踰兩月。冬終。以正月。行即位之禮。故昭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文公以來未。有異也。昭公之即位。由季武子宿立之。武子自襄公時專政。城費私邑。作三軍。以分公室。師師救台。遂入郟。君命不行。及立昭公。而季氏專甚。武子宿卒。平子意如因之。昭公不能堪。及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齊侯取郟。公居郟。後適晉。次于乾侯。至三十二年。遂卒于乾侯。魯國無君者。凡七年。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其六月。以前雖屬定公之元年。而即位實於

六月。若其實也。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秋七月。如氏卒。九月丁巳。葬定公。辛巳。葬定妣。哀公父定。其母定妣。以數月連遭大喪。即位時纔四歲。與前襄公同。其所由得立。皆平子意如主之。故及哀公踰年改元之月。始即位。如禮前固未嘗於定公薨葬之間即位也。而哀公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乎畫總之。國君之即位。在其改元之年者。其正月即位。書。即至定公之六月。即位。亦書。若在元年以前其月。仍屬先君之末年。雖如文公之太子赤。以正月遭喪。即位。而。其後或不見殺。亦不書。

###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晉見盟亦所以講信修睦也。周禮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詒明神。既盟則藏之。明神方明之神也。凡盟時以方明加于壇上。乃以載詞告焉。儀禮記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象天地四方之神如宗廟之有主虞書所謂六宗即指此其來久矣詩大雅皇矣篇曰萬邦之方謂萬邦之於文王尊而信之一若會同而盟之主之為方明也神稱明即方明之明文王稱方即方明之方二而一者也特於神則稱明於如神者則稱方而不兼稱明蓋以避神號耳亦立言之體也盟之禮儀即東牲載書歃血戎右贊牛耳桃茢王府共珠槃玉敦之事鄭氏錫曰此謂合諸侯而盟蓋將有所作為未知其心之同否故與之要言于天神是正得不協而盟之意但會同而盟在天子之畿內若諸侯相與為盟必在其國及所盟之國是當以其故達於王而復入其盟載之戒于可盟也不然則謂之私盟春秋之盟大率類此故謂凡書盟者皆惡之又諸侯相與為盟必同列五等之爵可通稱諸侯者乃得與邦為魯之附庸未爵命為子而魯隱公與盟于蔑則無等矣故稱及公羊曰及猶汲汲也又曰我欲之此為得其

情者。至邾稱儀父。是名而非字也。由左氏謂邾儀父為邾子克。遂以儀父為字。又申言其盟公于蔑者。能自通于上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然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桓公十七年。又書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春秋何取於邾若而一。貴之。再貴之耶。且莊公五年秋。書邾黎來朝。邾黎為小邾之地。與邾邾黎來者。小邾之名。其來朝更為可貴。乃獨不字而名之。則不可得其說矣。據家惟黎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于名。儀父無取於克。汪氏辨之。證以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以子儀為字。則儀父為字。可知。然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以孔父為字。孔氏穎達曰。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樹。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然則借是以證儀父之為名。亦足與汪氏之辨相持矣。而究之。儀父當主名說。不當主字說者。以儀父之與克。本屬兩人。不得混而為一也。何以言之。隱公于元年盟儀父于蔑。至十一年。魯桓公立。積十七年。再盟儀

父子趙合計之已。歷二十有八年矣。由桓公十七年盟儀  
父于趙。明年薨。繼以莊公之十六年。又并為十八年。其間  
必嘗儀父卒而克嗣之。惟儀父未命為子。例不書卒。故儀  
父之卒年不著。又春秋於列國諸侯。例書卒而不書立。故  
邾子克得書卒而其立之年亦不著也。豈得遂以儀父與  
克為一人哉。其克之得稱子者。由莊公十三年會于北杏。  
齊桓始霸。其時附于宋與陳蔡以為此會者。他小國皆不  
至。而邾獨至。於是齊桓特請於王。而王遂進其爵以為子  
耳。至十六年同盟于幽。書邾子克卒。是據其生時之有爵  
故卒之也。不然附庸小猶未成國。例不書卒。克亦將與儀  
父異。以異矣。按春秋斷自隱公。其元年書事。首筆公及邾  
儀父盟于茂。其言紀宗國之屈辱。不報而言外之意。則隱  
傷宗周之凌夷。既極也。隱公元年。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其  
時鄭伯寤生為王卿士。王貳于彼。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於  
是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夫隱  
公為諸侯。降與末命之附庸邾儀父盟。言之已足深慨。乃

平王居天子位而僞于鄭伯。猶生之強。諸侯猶以徒盟不足結信。而運至于交質子。尚忍言哉。

##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一。管見克者師勝敵之名。鄭叔段之出奔共。傳稱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至于鄆。故特以克字以著其實。不稱弟段。惡莊公也。莊公視骨月為仇。寧隨其弟于不義。而以師克之。豈復知其為弟哉。故不弟於段。無幾焉。按鄭為王室懿親。家過畿甸。至莊公。怨平王而交質子。及隱公三年。王崩。桓王將昇統公政。鄭莊使祭仲帥師於濶。取麥於成。同取禾。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莊禦之。戰于緡葛。大敗王師。且射王中肩。然則莊公以險惡稱其滅絕倫理。由克段于鄆。及克王於緡葛。以觀春秋諸侯之罪人。不能有二矣。雖桓王之敗。經但書蔡衛陳從王伐鄭。而其餘皆諱之。然魯桓在位十八年。其於春正月及春三月。不書王者。凡十四年。正以明桓王不能討鄭。其列國諸侯亦

絕無問罪于鄭者。皆無王也。魯桓亦與焉。則寓意于魯火而大義已昭然於天下矣。

#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管見魯之仲子本為妾而繫之惠公則以惠公之寵愛仲子疑於夫人也。而究之得稱惠公仲子不得稱惠公夫人。則嫡妾之分嚴矣。其素之者如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稱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禮記檀弓載悼公之母死哀公之妻也。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魯人以妻我此皆幸於嬖寵而然。夫諸侯有不得已而使為夫人者。齊桓魯哀其末流耳。然則仲子之卒必稱夫人。不復稱惠公仲子矣。以此推於諸侯。並上至于周天子。孰得以為非夫人哉。又左傳昭公二年冬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為服。袷也。三年春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

之。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此則偪于強大而然。夫有不得已而稱之夫人卒，亦即有不得已於其夫人之卒而歸之。贈者豈非諸侯已乎？周自東遷以後，王室日卑，欲崇禮於諸侯，以禮與，與之致禮于少姜，以結晉者，蓋近之矣。此所由魯之惠公仲子，本非夫人，而以夫人卦于周，而周天子之賜於是乎，亦末歸也。積習相沿，幾同舊典，故春秋特據其事以正之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程子中之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蓋此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贈人之妾，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唯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我惠公仲子之卒，當即在惠公元年秋七月之前數月，魯史亦當據其月日以書。

夫。人子氏。堯然。春秋於天王使宰嚭來歸。則既正其名。為惠公。仲子。則魯史所書者。固已削之。車馬曰。賜。以贈。送死者之。莖。而名。雜記。案云。凡隣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莖之時。弔。含。禭。臨。五事。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莖。而。來。者。故。合。禮。有。曰。既。莖。蒲。席。其。將。莖。而。來。使。合。使。禭。使。昭。者。含。不。及。歛。禭。不。及。殯。昭。不。及。莖。矣。據。此。則。宰。嚭。之。來。歸。賜。以。其。至。日。為。主。雖。不。當。事。皆。禮。也。會。莖。者。亦。然。

##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一管見左傳云。惠公之末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成。焉。集說。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欲與宋合。盟宋之情。殆不出此。書及亦汲汲也。我欲之也。地以宿。穀梁以為邑名。當從。若據後之八年。書宿男而指為國。公求好於宋。與宿男。與無因而就其地。盟復牽以入盟。而成參盟於事。理不。且宿邑必為宋之疆地。公求好而不能致宋。公

于魯以就盟。則盟所當在宋也。及期公至宿而宋公不至。其來盟者雖為卿亦臣也。微也。故人之不書公。某氏以公及微者盟。則沒公以殺取。是矣。公前盟蔑以觀。邾儀父雖未命猶為附庸之君。至公盟宋於宿。其君不來而臣實來。亦不殺已而卒事。則公之下。替益甚矣。忍得不沒公以殺取耶。

## 冬十有一月祭伯來

管見經獨書祭伯來。為之說者多謂祭伯非奉王命而私朝於魯耳。然王臣不奉王命。豈得越境而至於魯。且祭伯為王之卿。宰之亞也。亦本無朝於諸侯之禮。而乃臆定其來為朝魯朝之名。又可似乎殺此當與前宰啗之來師。則合看觀後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書夫人風氏薨。風氏即成風也。其實本為妾。與惠公仲子同。至五年春王正月。書王使紫叔歸舍。且矧則亦猶夫。天王使宰啗來歸。惠公仲子之矧矣。其三月辛亥。書莖我小君成風。又聯書王



使召伯來會葬。彼召伯與此祭伯稱號齊等。從可知。祭伯之來。即為天王。使祭伯來會。惠公仲子之葬也。王賜諸侯之以妾為夫人者。既非禮。則其再使會葬。事本相屬。其非禮為一例。可不必明指其事矣。至前之使宰歸。則既名。啜以示貶。而于祭伯之實來會葬者。不置一詞。事一例。其示貶亦一例。蓋一說不再識也。

# 公子益師卒

管見大夫死曰卒。書卒則其貴者矣。趙氏匡謂益師為孝公之子。是公子也。然春秋有本為公子而削之。以示貶者。則益師之特稱公子。謂其實足以為公子。因繫之於公。以著其賢也。雖益師事魯惠公。在春秋之前。事蹟無考。可借後書。公子益師。以証之。隱公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益師卒。益師者。滅倍伯也。是年公觀魚于棠。倍伯諫。詳見左傳。公托略地以往。倍伯稱疾不從。及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其賢可知。此書公子益師卒。

與五年書公子彘卒。無異詞。其皆贊亦可知矣。至其或曰或不曰。程子謂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持論極允。他若本為公子而春秋削之。以示貶者。如魯之公子翬。惟桓公娶文姜。使之如齊。逆女。則一稱公子。其先於隱之四年。秋。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十年。春。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著其主兵權。即所以成弑隱立桓之逆舉。故削其公子。而但稱翬。以為是實不可以為公之子。而絕之於公耳。其與翬同貶而名之者。四曰無駭。曰溺。曰柔。曰溺。惟莊公三年正月。書溺會齊師伐衛。穀梁曰。溺者。公子溺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舉而名之。此其為公子。有可徵者。即得與公子翬之不稱公子。而稱名。其示貶為一例矣。隱公八年。書無駭卒。其先於二年。書無駭帥師入極。穀梁謂其苟焉。以入人為志。胡文定謂其違私意而擅興師。則亦公子。與公子溺之比也。但無駭為公子。展之孫。既非公子。亦非公孫。獨得因王父之字。以為氏耳。趙氏言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

稱公曾孫。故以王父之字為氏。由此推之。公子展為公子。其子為公孫。若公子展之子為公孫者。既卒而不請氏。則無駭為公子展之孫。以公族為大夫。竟至終其身而無所繫。有是理乎。然則無駭卒。明父為之請諡與族。雖左傳詳之。惟公與衆仲論族之詞。可信其謂無駭既卒。公乃命以王父之字為展氏。不得泥也。蓋無駭當其父卒而已。得請命為展氏矣。故春秋示貶之法。為公子則削其公子。不公子而公孫。則亦削其公孫。至又不為公孫而取王父之字。以為氏。則削其氏。以王父為公子。繫於公。其孫因王父之字為氏。亦仍因王父之為公子而繫於公也。故削氏與削其公子。以及公孫者。其示貶正同。桓公十一年。書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陳氏傳良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故貶之。大專會盟。與專征伐皆屬無君。其當貶原不得輕於無駭。之與鞏及濁也。惟其或本公子。或為公孫。又或為公孫之子。無可徵。則必從其示貶之例。而總以名稱要亦歸於一而已。隱公九年。書挾卒。其卒以大夫而不詳所自。既未

知其於公子公孫及公孫之子果何所屬而其貶而稱名  
之事時並無微則當借公子並師對言之蓋益師之卒稱  
公子而不但稱名與公子。距為類是雖無事蹟而得知其  
為袞則揀之卒無加稱而但稱其名者與無事蹟及輩柔瀨  
為類亦可以無事蹟而得知其為袞矣。又經有公子當貶  
而仍不削其公子者非有異也亦從削其氏之例耳。莊公  
二年夏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為其為莊公庶兄而  
主兵。沒以成異日殺子般及閔公之禍也。至莊公三十二  
年秋七月書公子牙卒為其黨於慶父之欲代莊公。遂謂  
慶父材而不奉子般。季友以君命使弑之也。夫春秋於慶  
父與牙並書公子一似未有所貶者。然三桓為魯世卿。至  
春秋之終而仍未已。公子慶父為仲氏。公子牙為叔氏。與  
公子友為季氏。此皆由貴寵預政生而命之氏也。惟公子  
友為賢能卒立僖公以定魯難。當閔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則書曰季子來歸。至僖公十六年三月壬申又書公子季  
友卒。季為公子友之氏。兩書之以示袞則慶父為仲氏而

不稱仲慶父。牙為叔氏而不稱叔牙。則並削其仲叔之氏。以示貶。從可推矣。夫公子既命氏。則公子為通稱。故以貶其氏為重。然魯之稱公子。又有本不為公子者。春秋復存其氏以正其非。公子亦非有異也。還以從削其公子之例。云爾。如公子慶父為仲氏。其子則公孫敖也。有公子遂者。亦屬仲氏。為敖之從兄弟。敖稱公孫。遂何緣得稱公子。僖公二十六年夏。初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其命遂稱公子者。殆始於此。蓋僖公以慶父為叔父。其子公孫敖之從兄弟。亦僖公之從兄弟也。僖公以遂有功。克為公室輔。乃引而觀之。比於同胞之兄弟。故寵異其稱曰公子。其子歸父亦緣之以稱公孫。而要之。遂非公子。名既不正。且有。大惡。尤當絕之於公也。遂歷事僖文宣三。公。文公以前。亦常因事有功矣。文公之末。乃至殺文公之嫡子赤。而立其所嬖敬嬴之庶子。其亂公室者已極。宣公仍德其立已而安之。故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至宣公八年夏六月。則特書曰。仲遂卒。子杵。所以抑之。使歸於。

仲氏更不得。月稱公子。以繫於公。而貶絕之意最矣。或謂  
公子遂之稱仲遂。仲乃其字。非其氏也。按春秋或稱名。亦  
或稱字。無有以名與字並稱者。且人先有名。乃有字。以字  
先名。亦於義不順。況春秋之稱字者。為褒。遂為弑逆之罪  
人。將稱名。以示貶。復何取於先稱字。以混於褒耶。是則仲  
之非字而為氏。決矣。遂胡以屬於仲氏。魯世卿之盛。至三  
家無與比者。春秋之前。自魯公伯禽。歷十三世。而後及隱  
公。自隱及宣。又歷七君。其公族之支庶繁衍。而疎賤者。無  
數。自三家命氏。乃分屬之。以為之。蔽而遂屬仲氏。故遂曰  
仲遂耳。夫仲遂先氏。而左仲多稱襄仲。又有不先氏者。凡  
名與氏。聯稱。則先氏。若謚與氏。聯稱。則當先謚。觀度父謚  
共。稱共仲。即可知遂之謚。襄稱襄仲。皆例之一定者。不得  
以其後稱仲而  
仍叔為字矣。

## 二年

# 春公會戎于潛

管見公於是年春會戎。秋盟戎。盟書月日。而會獨書時。會視盟。為輕也。不言公及戎會于潛者。蓋本戎欲通好于公。公因與之同欲以成此會耳。戎徐戎也。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冬。齊人伐徐。張氏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張氏溥曰。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為魯故。以是知公之會戎會徐戎也。至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其秋稱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似戎與徐為二。然戎以舉其類。徐以指其國。曰戎又曰徐。正以稱戎者亦不一。類此則實為徐也。云爾。至戎之近魯而為魯患。先公伯禽嘗伐之。有費誓詞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其為不靖。舊矣。及徐偃王偕號。周穆王征之。偃王走死。而後嗣復強。厲王命虢仲伐徐。名穆公作民勞。篇其四章曰。戎雖小子。而武。大。此正色危言。以戎虢仲也。後當宣王中興。平徐方。見江漢常武二詩。皆美其為非常之績。亦足見戎之強甚。為難

我矣。入春秋。至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謂戎初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戎因其來聘。伐諸楚邱。此其乘隙報怨之志。卦無忌魯。豈得不思患而豫防我。惟適值隱公初立之二年。戎欲會公。而公於其春會之。戎會公而欲繼以盟。公復於其秋盟之。於是以終隱公之世。無戎難。遠桓公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尋隱公之盟也。而戎好亦如故。國莊公不營于戎。易之。戎始變渝。以十八年夏。侵魯而公。乃有追戎于濟。西之役。從可知。春秋于隱公二年。書曰。春。公會戎于潛。繼又書曰。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蓋善公之能。和戎者。足以紓寇難。而安定國家也。舊或疑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與書盟。同皆惡之也。殊不知然。其會之地曰潛。杜注。潛。魯地。蓋近戎之邑。雖出于意揣。而是年之會。戎欲之。以欲從人。則濟戎當就魯地。以成此會也。故謂潛為魯邑。道戎者得之。



# 夏五月莒人入向

管見莒為子爵。入向者。莒子也。春秋特點其爵而稱人。非將帥師少之謂。莒在今山東莒州。有地險可憑。東濱海。與淮夷接壤。亦通于徐戎。每自外于中國。觀魯成公八年。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莒子渠邱公立于池上。巫臣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則蒙前之恃險可知。至尸子謂莒君好鬼巫。此又實與戎俗同矣。莒恃險而入於戎。故雖切近如齊。甚盛如桓公之霸。莒子皆不在。九合諸侯之列。及晉文敗楚而盟于踐土。再會于溫。乃兩書莒子。則其自外于中國者已久。其謀狡焉。彼疆以侵滅寡弱。春秋之前。蓋數數然矣。適當隱公二年之夏。五月。有入向之役。左傳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其事亦鄙褻無足云。而必書曰。莒人入向者。意蓋欲以者向之終必亡。並見莒人之為魯患。將有事于盟者。亦不可得已耳。宣公四年。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

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莒之滅向。而有之。其前事。魯此入向。非其端乎。隱公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要亦本此年會戎于潛。復盟戎于唐。而推及之。則莒人之入向。夫非即魯所。以盟莒人之端也哉。向為小國。杜注。譙國龍亢縣西南。有向城。今江南鳳陽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龍亢在其西。此地太遠。非莒所能及。宋樂史寰宇記。謂密州之莒縣。故莒子國。有向城。在今縣南七十五里。即春秋時向邑故城也。地有向水。亦稱夜頭水。其名國為向。殆以此。未審果否。而地與莒近。較為可從。

## 無駭帥師入極

齊見張氏洽曰。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按春秋所書魯臣。皆世卿。無特書其官者。當不得因無駭之不書官。而指為削。其意蓋以無駭未賜氏。無氏可削。則殺削其官耳。然魯卿自無駭以外。如慶、扶、柔、溺。皆書名者。統

以未賜氏立解。殊不確。前于元年公子益師卒。附辨詳之。定知無駭於其父。卒已賜氏。而稱展無駭矣。凡賜氏者。為世。卿於無駭削其氏。而但稱名。正以見其不成。為世。卿也。則止削其氏。而所以削其官者。於義亦該。莒子之入向。非不帥師。君行師。從。不可。以為罪。則罪其入向而已。至無駭之貶而削氏。則正在其帥師。通入極之前。後觀之。夏之前。為春。公則會戎于潛。夏五月之後。為秋八月。公又及戎盟于唐。而無駭乃于會戎盟戎之間。竟帥師以入極。誰命帥之。又誰命入之。耶。以此度其主兵擅權。而無君。其罪亦衆著矣。故因莒人入向。與無駭帥師入極。同在一月。遂聯書之。而一統從貶也。所謂極者。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有極亭。亦未審其果否。而仍得以與魯為近從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管、平、公之盟。戎于秋。蓋于會于春之時。同訂之。故曰非無  
因亦不至以春會。秋盟為緩。盟以結言于神。必當來往。其  
書而飲血也。其事重于會。且戎俗多尚鬼。將盟于戎。則其  
事為尤重。是當按其時月日而特詳之。不得如會之統綱  
存也。至其月為八月。日為庚辰。杜氏制為長歷。推言是年  
七月有庚辰。八月無庚辰。非日誤則月誤。故遂以為經文  
之月日必有誤也。然杜氏制長歷而疑經文之月日必有  
誤。後更無有能檢勘長歷而直斷杜氏之錯。月日為必無  
誤者。則何如舍長歷而信經文之為得乎。公之盟戎。稱及  
山。其會盟之異地。推之。潛為魯地。唐為戎地。公自魯地以  
入戎地而從之。盟是為及耳。會盟所以結好。戎欲會而公  
與會。則公亦欲之矣。戎欲會而復盟。而公與會復與盟。則  
公亦皆欲之矣。因是戎先來就魯地。以為會。公復往就戎。  
地以為盟。對待言之。並有合于以欲從人而罔不濟也。乃  
杜氏既以春之會于潛為魯地。遂並以秋之盟于唐者。亦  
指為魯地。且取高平方與縣之武唐亭以實之。夫春會于

言身事... 卷一  
潛則秋盟于潛可耳。秋盟于唐則春會于唐亦可也。何以會盟必異地哉。且公之會且盟。總不出境。而惟是使戎越境而從之會。又從之盟。則魯之不能得此于戎。有斷然者。

#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管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社注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鄒亭以此推紀國所在當是齊之北境濱海處也考太平寰宇記青州漢置北海郡壽光縣屬焉有紀城古紀侯之國姜姓也今廢城在縣南又有劇南城故紀國漢時為劇縣今城亦在縣南是足證已至其書紀履緌來逆女當與成公八年夏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互觀之蓋履緌而冠以紀其來逆女則國公使之矣來逆女與來納幣皆以君夫人故其所使大夫並稱名亦宜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此特就昏禮之一節書之非其先固不納

幣也。成公八年夏。公孫壽來納幣。至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此又舉昏禮兩節。分年書之。亦非當其歸之時。因不來逆也。陳氏傅良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再女適人。倫之變者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莖之。魯聞不及焉。故詳之也。是但哀其過而已。而伯姬之賢。不若竊意隱公七年。春王三月。書叔姬歸于紀。初。吳得其來歸之由。於時益以伯姬歸紀。既五年而未有子。因習知女弟叔姬。賢乃白紀侯。再聘之。以為宗祀。計故叔姬來歸于紀。皆伯姬之賢。致之。非出紀侯之意。是以不書納幣。並不書逆女。隱公以見伯姬之賢。致賢實為重。有賴于紀耳。莊公四年。紀伯姬卒。夏。齊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莖紀伯姬。紀侯先于三年秋。使弟紀季以鄆入于齊。大去其國。以復紀侯。益與叔姬託于魯也。莊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鄆。以紀侯在魯而卒。叔姬不即安于父母之國。乃念祖廟在鄆。歸奉其祀。是能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卒成伯姬之志也。莊公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書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書  
墓紀叔姬皆以其質而致詳若此則前之叔姬歸于紀實  
由伯姬其賢不已並著哉惟叔姬舊指為媵以待年於國  
而後歸此不可以不辨夫媵之為言送也從也叔姬之歸  
後于伯姬凡五年於媵之義合乎且嫡稱伯姬其媵即從  
稱叔姬伯姬嫁于紀稱歸叔姬後五年而以媵從伯姬亦  
稱歸皆非名也徒以言禮者泥謂古諸侯一娶九女不再  
娶嫡夫人行則姪娣從合為三二國來媵之各以三女合  
為九夫嫡一而媵乃用八何以能備乎如魯嫁伯姬在本  
國宜以二媵從之可自主也餘六媵須自外來魯之與國  
中孰得定為必當來媵魯女之二國耶總之夫人之從嫁  
者別其名曰媵實則婢耳婢為女之卑者故媵亦名姪娣  
皆借女之卑稱以目之非稱姪者實為夫人兄弟之女稱  
娣者實為夫人之女弟也凡諸侯嫁女其同好因事用情  
恒以媵致之大抵媵諸其國以及其異國則已觀成公八  
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

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豈得謂衛晉及齊皆以已女為魯女之媵乎？媵之名實定，則叔姬本為伯姬之女弟，其歸于紀者猶伯姬也。自是而伯姬之心雖至于卒，卒而至子，因齊侯以媵，皆可無憾。亦獨以叔姬既歸于紀而紀侯之宗祀為有託也，賢哉。

##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本子爵，以子而兼稱伯者。其時蓋得親于周平王，新進其爵以為伯耳。及平王崩，桓王嗣立，紀子伯復親于周，又自伯而進爵為侯，故魯桓公六年夏四月，齊會紀侯于郟，冬復書紀侯來朝，不稱子，並不稱伯也。按紀子之進爵，既為伯，又為侯，皆由周天子有為而寵嘉之。觀桓公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以紀女入為周后，豈驟得此于王也？耶？度其先平王宮中必有紀女，嬖此季姜為桓后之緣也。紀子重為王之



姻親。故以小國而再進爵。他未有其比者。然王室既衰。非可恃以無恐。則知此特著為紀于伯。以別于莒。子而乃核書莒子。以及其盟于密。正以誌紀之卒。滅于齊。其生。豈實始于此。紀在齊之北境。渤海。莒在齊之南境。亦濱海。密。即今之高密地。界紀與莒之間。亦於齊當其東境也。莒視紀為強。密之盟。紀子伯之志也。周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紀不能事齊。而使齊比之。乃欲結莒之強。以自固。而盟密。齊安得忘情于紀乎。故自隱公二年。至莊公元年。紀二十八年。齊師遷紀。邢鄆。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而紀亡矣。盟密之生。豈可不為大鑒也哉。

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傳 夫人子氏薨。穀梁以為隱之妻也。其論定矣。夫隱公之妻。既正其為夫人。而於卒稱薨。則隱公之實已。即位而

為君者亦可互見。又何不深究元年不書即位之故而至疑為攝與讓哉。

## 鄭人伐衛

一管見此書鄭人伐衛欲以著鄭伯卒成克段于郕之謀使段不得復歸于鄭耳。叔段自郕奔共共屬衛地。段于公孫滑亦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執師伐衛南鄭且請師于邾邾人使私于魯公子孫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事見左傳即在克段之後仍屬隱公之元年此于二年書鄭人伐衛傳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則前之以衛取廩延其非叔段之意可知。鄭伯以叔段無能為有子公孫滑而莫之禁衛復助之以為亂故以其先時伐衛南鄭猶未足以逞也乃復為之與師伐衛以討亂欲使衛以終不得寧而悔禍則公孫滑失所恃于衛矣。滑失所恃而叔段之老于共亦不復自衛而歸于鄭矣夫豈非鄭伯克段于郕之謀固以是為卒成之耶從可推鄭

之伐衛經獨書鄭人以斥之而不著其伐衛之由讀者以  
元年所書鄭伯克段于鄆通觀之則伐衛亦主于克段兩  
事而一心也。

三年

春王二月

己巳日有食之

管見元年書春王正月。此年書春王二月。七年書春王三  
月。王者治曆明時。三春之月既一定而不易。則夏秋冬之  
月亦即因以皆定而莫之易矣。故春以後可下書王。凡書  
日有食之。必當在其日月會之朔日。其朔皆一干支。己巳  
其一也。此既以干支書。亦可知其為朔矣。他日有不書干  
支。而但書朔。或並干支與朔。而皆不書者。詳略雖異。而日

有食之之年。月未嘗闕。皆足以備考也。至于日食之常。司  
愆者。率能以算得之。則只稱日食可矣。何以必曰日有食  
之耶。且自隱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而紀日食者纔三十  
六。其遺脫不啻數倍。書法當不若是之疎。觀春秋凡書年  
月既盈十數。則並加有字。詩去聲與。又音義同。如年稱十  
有一年。月稱十有一月之類。是已。以此知日有食之之有  
並同。又謂此日食之前日既食矣。而至是又食之也。有之  
同。又為再見之辭。亦為驚訝之辭。所以怪其不當食而食  
耳。當食者不書。不當食者書之。故約之而止於三十六。特  
存以誌異。非存以考。愚也。夫豈少哉。再證之。小雅十月篇  
其詞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其有字  
同。又故申之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其光之以食而  
虧也。彼月非十月之交。其朔非辛卯矣。此日為朔日辛卯。  
則實為十月之交。而非彼月矣。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夫非  
既食而又食哉。故下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言當此朔  
日辛卯之日。在十月之交。之月。而天適告凶。以致日有食

之其凶在不。用其行故也。行為度之別名。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此用其行者也。本為當食。可以常目之。若乃以月侵日而不用其行。則為不當食。而食是告凶也。非常也。其不。臧實甚。故下文復申之。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以是合春秋觀之。其所書日有食之。並當以有字同於又者。不可以。毛詩為注。脚哉。若夫周官定禮。凡日食。皆為大。王皆素服。食不舉。去樂。初不辨其當食不當食者。觀象宜精。則必辨定。禮宜嚴。則不必辨也。人君理陽道。聽外治。上應於日。職不修。而謫見于天。日為之食。此正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矣。於時若復辨其當食不當食。則或以為當食者。猶輕于不當食。固將不加警動。而安其常。甚或謬指不當食者。亦概同於當食。且將肆其荒怠。而忘所忌。其流弊可勝言哉。故言日食者。主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則未免于拘。

# 三月庚戌天王崩

管見杜氏謂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速日以  
卦法日謂壬戌之前十二日為庚戌者夫天王以壬戌崩  
而轉日前十十二日之庚戌以卦既于事理有乖至其從而  
為之辭則曰欲諸侯之速至此殆因秋書武氏子來求則  
遂誤指為來自王所度非欲諸侯之速至此當不出此乃憑  
臆言之而不加審也但杜氏作長恩知此年三月之有庚  
戌必矣有庚戌而復疑于庚戌之本為壬戌蓋平王之崩  
其以壬戌稱者或見於他書耳然不疑他書之訛而反以  
疑春秋之偽其  
用心不亦左乎

##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管見汪氏克寬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  
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案詩常武王  
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太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  
氏當幽王時為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卦于魯也五年

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  
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  
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則尹氏始終乘權。又曰。宣王時。吉  
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稱子。其餘經傳所紀。悉  
曰尹氏。此其著尹氏之為周世卿者。詳矣。然春秋之書尹  
氏卒。意蓋惡其卒而訃於魯。但稱尹氏而不名耳。觀前書  
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天子至尊無上。稱天王。及其崩而訃  
于齊。列諸侯之。魯是固無稱名之禮也。觀後書秋八月庚  
辰。宋公和卒。周天子以宋為王者之後。特稱公。其卒而訃  
于魯。亦稱名。則凡諸侯不生名。死而告終。則皆名之。亦禮  
也。尹氏為周世卿。亦統稱內諸侯。其爵等不加于公。雖卿  
以世及。亦不得比于王者。之後。又況今之至尊為天王者  
乎。乃當魯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先于宋公數月而卒。宋  
公如禮。以名訃而尹氏不然。後于天王一月而卒。天王如  
禮。不以名訃。而尹氏亦然。其示外諸侯以沐侈。已至是甚。

則其不克以恭順事周天子當復不可言矣。是後文公三年夏五月書王子虎卒。定公四年秋七月書劉卷卒。一事周襄王。一事周敬王。皆為卿士秉政。並有功王室。諡文公。夫經稱王子稱劉亦氏也。與尹氏一例。而虎與卷之名。於其卒著於魯史。是則必以名於禮。固然。此尹氏以世卿而卒。其於魯不稱名。魯史亦無所據。以書其名。則但書曰尹氏卒。而春秋因之。則誠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獨思尹氏系出吉甫之賢。吉甫當宣王中興時。其裔得世居卿位。春秋以前有尹氏太師。乘幽王之大壞。以秉均亂政。家父作節南山以刺之。詩具存。尹氏在春秋之初。曾不知鑒而肆志效尤。既至以尹氏。諱而不名矣。延及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立王猛。卒復立敬王。有尹氏立王子朝。以庶孽奪正。王室大亂。凡皆以世卿擅權故也。然則此隱公三年書尹氏卒。雖在春秋之初。而其卒後之遺禍。不將愈大。而彌烈哉。尹氏死而有知。亦當以春秋大義炳然深自悼。其求名而不得也。



# 秋武氏子來求賻

管見孫氏復曰。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此說得之。古諸侯之適嗣在女皆稱子。則王朝世卿之子當亦稱武為世卿之氏。此統稱武氏子而不別之曰武氏之子。自應作一人看。何以來求賻以武氏子之父死於時。當葬而未葬。凡世卿之家多習於奢靡。自非乘權秉政。則必有費用之絕而不能治葬者。以是而來求賻非得已也。然則春秋書之於武氏子無譏乎。非也。其辭亦明譏武氏子。而其意殆實借以隱譏尹氏者。與如前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著其來訃於魯。特稱尹氏而不名。汰侈已極。固諱錄在人耳目間矣。是後諸侯謀歸之賻當必往者。相踵何待於來求。且來求者所得亦無幾。至於不來求而自往所得又惡可算哉。春秋書法每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須通觀之。

#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言也。宋稱公，其本爵也。與魯侯之通稱公，及他國諸侯之死，則稱公不同。宋公名和，諸侯不生名，示有尊也。死則名之，示不泯也。其大意蓋如此。宋公之卒，不書薨，既以別於本國臣子之尊，其君者，雖不書薨，而必正書卒，又以別於他國臣子之殺其君者。且魯君皆書薨，以誌卒，而當其初立，則即位必書其或不書，即位而書其元年，則亦既即位也。詳內也。他國諸侯並以書卒不書立略之，然前君舊卒，則後君之立可知。至於後君書卒，則為繼前君而立，亦可知。雖從略而未之有闕也。

#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管見盟于石門，蓋鄭伯之志也。經於三月，書天王崩，侯稱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此以周人

將昇號公政改爾。而經復於冬十有二月。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是必由鄭伯既得罪于周。乃遽思結黨于齊也。豈齊侯之志哉。夫東邦莫大於齊。論齊僖公者。亦謂其自以為小伯。是足與矣。傳又謂春秋以前。齊鄭有盧之盟。此因而尋之。則鄭伯既得有辭。且盧地屬今山東之長清縣。石門亦在盧地。則約以前盟之地。為今尋盟之地。在齊不得。不許而鄭伯之如齊。並不嫌於相就。是盟之計較。周匝益如此。然亦有不及防者。傳卒有言曰。庚戌。鄭伯之車債於濟。將強其國而身。幾不免。敢勿省與。

# 癸未葬宋穆公

管見他國之君亦猶之吾君。雖死則名之。究之。死之。死可奇。口不可得言也。古者君卒。必以將葬之前為之諡。諡以尊名。即所以諱名。故於葬宋公而書其諡曰穆公耳。夫穆公將葬。魯使其臣會葬。則知當時魯宋之交。雖不克終。而仍未

之絕也。蓋莒穆公而以癸未國。即在三年之冬十有二  
月矣。是月也。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而魯不與。至六年春。鄭  
人來輸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而後齊鄭之好  
通。則魯與宋之相結。其或因元年之盟於宿。宋公不至。而  
故疑東之端。而要不至。若九年六月。公敗宋師於菅。遂乘  
以取郕。取防也。故於宋公之辛與莒。其常禮亦未有執者。

四年

#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管見考太平寰宇記云。濰州樂昌縣本夏邑。商以前封國。  
據此。則夏之復商。商已封之於杞。其地在宋濰州之樂昌  
縣。與今山東莒州逼近。莒國在莒州。故得伐取之。其所取  
之邑。為牟婁也。牟婁。杜注。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今  
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又僖公十四年春。諸侯城  
緣陵。以淮夷病杞。故齊桓公合諸侯城之。緣陵。杜注。杞邑。

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瓌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是皆指商以前所封之祀言之若當周武王伐商之始封夏后氏之後則以夏邑之前封者僻陋而接萊夷祀子亦習久而即於夷不足參諸陳宋二國以備三恪乃於豫州中土別封東樓公而仍其舊國之名曰祀則今河南開封府之祀縣也兩地並存至春秋未改說者多混而一之亦特疑於一國而兩地並存於周未始有可證耳按虞時有伯翳與禹平水土佐舜馴擾禽獸賜姓嬴至周而世居犬邱成大駱之族犬邱屬今陝西西安府之興平縣其地或出新分或因舊服雖不可知而要必由周之駕於繼絕舉廢以相及也厥後非子事周孝王主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子之父大駱有適子成孝王欲以昧子為大駱適嗣不果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虞時伯翳嬴氏祀號曰秦庶屬今鞏昌府之清水縣亦不廢大駱之適子成居犬邱者是非一國而兩地並存之證乎其於祀亦又何疑但苦

子之強橫於二年書莒人入向猶未之取也。至今四年而復書莒人伐杞。取牟婁夫豈惟取之而已哉。觀後昭公五年夏書牟婁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則莒之取牟婁而尋以并牟婁者已多歷年所至昭公時早不辨牟婁之為杞也矣。然當其取牟婁也。隱公不能助杞以報莒當不得不鑿杞以求好於莒。從可知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雖遲之又久而其勢亦有不能以己者與。

##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管見以三年之冬十有二月合之四年之正月二月約九十日其日之干支由冬十有二月之癸未歷二十五日為戊申再由戊申一週而復值戊申加六十日共八十五日總在所合三月之九十日內也其或有月小不及三十日者亦仍有餘於所積干支之八十五日外矣而杜氏以為四年之二月無戊申必當三月其誤由所作長曆臆定四

年之。二月為公亥朔。故戊申不在二月而必歸之三月耳。長歷之不可據。類如此。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春秋書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得復為先君子孫哉。家氏鉉翁曰。衛州吁。齊無知。春秋絕其屬籍。書名者。弑及其殺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予以為君名。其為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管見王氏樵曰。此非無事而遇。蓋有所謀也。魯宋合交。將以謀鄭。托於無約而遇。蓋秘其跡也。其說與下兩書伐鄭有闕會。但以為魯宋合謀。則不然。竊意伐鄭為宋公之志。其時雖有衛人與陳蔡從。猶思借助于魯。故來會。以為乞師之地耳。但公自元年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以宋公之不躬自來盟為深恥。于心終不釋然。及茲宋公和卒。湯公

與夷新立。以將伐鄭。而期會公于清。公不能遽絕之。勉強相就。故不得真書。公會宋公于清。而但書曰。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謂及猶汲汲。又以為我欲之。此及字緊讀。則然若必緩讀。則又有不汲汲。汲汲非我欲之。而實人欲之者。亦不得已而相從。仍不嫌于同。以及稱焉。禮言不期而會曰。遇。特指諸侯之道塗適相值者言。非謂春秋凡書遇者皆為不期而會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挑邱。弗遇。此遇字。則兩君初得見之。統詞。遇而後得會。亦有雖會而如其未會者。不可以一視也。如宋公有期以會公。公非汲汲欲之。特由不得已而如其期以及之。其會也。獨不至於欲會公。而弗遇已耳。豈得竟指為會而不稱遇哉。以此知伐鄭之謀。公未嘗與宋公合也。再以經傳證之。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與此書公及宋公遇于清者同。蔡之夏則宋公之伐鄭。其謀早定。不待遇公而始決矣。至秋書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



曰。帶帥師。疾之也。試。忍公與宋公。誠以遇于清。而合謀伐鄭。其乞師。惡得辭。且于羽父之請。而弗許乎。書。翬以疾羽父。疾其專兵柄而徑行。不由公命。亦即不憚矯拂公之心也。又五年秋九月。書。邾人伐宋。傳曰。宋人取邾田。邾人請鄭人釋憾于宋。而道之伐宋。入其郛。宋公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夫以宋人兩伐鄭。而鄭因邾人以還伐之。入宋之郛。雖云公將救之。而旋以使者之對。小激遂怒而止。而辭使者。其言有憤心。當是時也。公終不釋然於元年之盟于宿。決然與宋絕矣。安得以其先年之未遽絕宋。猶然過于清者。遂揣為魯宋合交。將以謀鄭也耶。至于清之所在。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東阿縣屬兗州府。太平寰宇記。東阿縣春秋時為齊之阿地也。既與杜稱衛邑不合。而亦無以證東阿之有清亭。地名繁碎。舊不詳載。求其的實。則難。姑闕之。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管見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立弟穆公和。穆公將卒復舍其子馮而立先君宣公之子與夷為君。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鄭人欲納之。此宋公伐鄭之端也。宋公主兵故首書之。不去爵目其人以見伐鄭去馮實其德願。雖無衛州吁之來告亦何嘗一日去諸懷耶。得稱衛州吁初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故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衛州吁弑君自立好兵而修鄭怨並探宋之害在鄭必將除之乃欲相結以興伐鄭之役則罪其主謀而貶稱衛人固宜。至陳蔡皆從衛以黨州吁則當一例稱人。乃陳稱陳侯不同于蔡之稱人者何也。或以下書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為陳地傳稱州吁如陳陳因衛石碏告陳圍之陳人遂執州吁而請泄于衛九月衛人使

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則衛人之能討賊。陳侯有力焉。故獨不去爵而稱侯。與惟是宋公書爵大著其主兵。陳侯書爵節取其討賊。必各有屬。須分別觀之。

## 秋鞏帥師

## 會宋公陳侯衛人衛人伐鄭

管見鞏帥師。則其公子與二年者無駭帥師同。獨斥其再兵柄而徑行。則一足。豈必待後之謀于桓以弑隱。乃加聚絕哉。前書伐鄭。一于夏。此書會伐鄭。繫于秋。時既不同。又重序四國。詞煩不殺。當依左氏作再伐言。其前之伐鄭也。蔡莊公誦詐多謀。長於用師。知宋陳蔡衛之四國無能為也。故雖其子忽與突。及祭仲原繁高渠彌之徒。皆能戰。不令禦之。惟閉城以自固。於是四國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及秋而得鞏之帥師來會。宋主兵而衛主謀。當共謂軍勢加。

盛可。以得志于鄭也。彼陳蔡敢有異乎。於是復伐鄭。及其卒也。佛獨誌其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於鄭仍無所損。蓋鄭莊既見四圍之無能為。加一羣與前等耳。特變其法。而出徒兵。以嘗之。既敗。仍閉城以自固。聽其無聊而作。取禾之舉。則已。然鄭之計必出此。由莊公作意示怯。欲使再伐者之師出無名。得以重其罪。怒而後報之。為有辭也。至五年四月。傳稱鄭人侵衛。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敗燕師于北制。又五年九月。經書邾人鄭人伐宋。傳謂鄭人以王師命邾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凡皆以報東門之役也。其報之止以東門稱者。以其自夏徂秋。凡兩伐鄭。皆至其東門而也。無所及也。云爾。豈嘗得如鄭之伐。衛既侵其牧邑。而並敗所與之燕師于北制哉。又豈嘗得如鄭之伐宋。以王師會邾。入宋之郛。遲至意而使人告命于魯哉。

#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管見濮陳地衛人殺州吁何以殺之於陳也傅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于是州吁如陳但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桓公為戴媯之子出自陳及桓公弑而戴媯歸于陳則仇國也州吁如陳而絕不疑其圖已者以其再伐鄭而陳侯皆從之其時于衛為可信耳然毛詩有燕燕篇其卒章曰仲氏任只言仲氏雖婦人女子其摯當正使我歎服也又終之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先君謂桓公寡即老而無夫之稱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之故稱先君此戴媯所不能一日去諸懷者惟莊姜嘗以桓公為己子則當有同心也故于遠送之時以為君討賊之事重叮嚀焉其勗之謂何以為在陳之事妾勉為之在衛之事夫人勉為之此別應須各努力也由是以思可知衛殺州吁之謀石碯為之主戴媯為之使莊姜則又於主與使之間而為之輔而州吁遂死于濮故經書衛人殺州吁與書齊人殺無知同所以仲大義于國

也。而必指其殺州吁之地。曰于濮。則陳之有力。並見。

##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管見殺州吁。石碯謀之。則如傳稱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亦石碯矣。家氏鉉翁曰。九月殺州吁于濮。若書碯。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惡。故惟書衛人。及冬十有二月而立晉。亦不書石碯。而曰衛人立晉。立君從衆望也。亦非一人之所得。而私立也。此論極允。至于他國之君。皆書卒不書立。而衛獨書立晉者。既明衛國弑君。而有君。亦即見衛國雖有君。而實不可以為君也。何以見之。禮諸侯不生名。鄭氏曰。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呂氏曰。諸侯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君一國。而位號存焉耳。衛宣公初立。則諸侯矣。而生名之。曰晉。則有大惡而德不足以君國。亦概見矣。觀宣公之立。當隱之四年十二月。及五年夏。始薨。衛桓公于秋。即書衛師入郕。是為暴德大惡也。可為君乎。鄭為文

之昭與衛同姓。宣公以師入郟，則志在滅之。既無辭于諸侯之滅，同姓則名矣。且宣公即位以後，其恣情淫亂，不得登于春秋，而彰聞衛國者，系先君之妾夷姜。要納公子伋之妻宣姜，是為穢德，亦大惡也。又可以為君乎？先王九伐之濫，諸侯有鳥獸行，則滅之。滅國則國失矣。宣公幸免王誅，國不失，而罪在當滅，復無辭于諸侯之失國，則名矣。可知此書衛人立晉，由孔子以宣公在位十九年之行事而統核之，見其絕無一善之可容取節者，乃遂于即位之初，特據諸侯有生名之例而加之重貶也。說者或以立晉不書公子，為別其氏，諸侯臣諸父昆弟，則凡為公子者皆將臣之，晉既立為君矣，猶以稱公子不稱公子為加損哉。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管見按公羊以魚為常物。無足觀。其觀者。必百金之魚。故曰登來之。又中登來為美大之。看魚字似泥。孔疏謂捕魚為魚。獸獵之類。言使捕魚者。設備取魚。因觀之。以為戲樂也。是為得之。棠。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及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也。寰宇記亦因之。則克雖遠於國都。仍在魯之境內。故左傳曰。且言遠地也。亦屬帶說。家氏遂謂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遠出。為氏之禍。其兆於此乎。殆不必然。再按經書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明譏公之非禮。正以陰許臧僖伯之諫。觀魚為能事君。以禮也。臧僖伯即公子彊。後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於彊卒特書公子。與後八年九年。書無駭卒。扶卒。皆不稱公子。而削其氏者。迥異。則彊為公子之賢者也。其賢以諫公之。觀魚為最著。故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其稱有憾。以其諫。觀魚而弗從也。葬之加一等。公借以表其賢而亦自悔於向之觀魚也。夫。



# 夏四月葬衛桓公

管見衛桓公遇弒。至此閏十四月而始葬。固以著州吁之亂。然下書衛師入郟。即在其秋。則距葬桓公之夏四月亦無幾。是又足以著

衛侯晉之暴矣。

# 秋衛師入郟

管見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傳亦於四月紀鄭人侵衛。故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經不書。猶謂其不不得已而應之也。乃桓公方葬。鄭憾未得平。及秋而衛師入郟。經衍書之。稱師則有衆。稱入則大侵。此其好兵修怨與。州吁無以異。特不為弒。桓公之賊已耳。豈得以衛人殺州吁而立晉。遂共指為衛有君哉。孔疏。鄭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不知其君號隨。惟文十二年書。鄭伯來奔。則鄭國伯爵也。寰宇記。濮之雷澤縣。本漢成陽縣也。古郟

伯姬姓之國。今縣北三十里。成都故城是也。

## 九月考仲子之宮

管見惠公以仲子為夫人。其卒以夫人訃。故天王亦使宰啜來歸。賜也。夫人卒。必祔於廟。隱公之母。聲子為惠公繼室。且謚曰聲。隱公必奉其主以入廟矣。至仲子有子桓公。而未立為君。若祔於廟。隱公恐得祀桓公之母。如其母哉。是則仲子雖稱夫人卒。其主仍在其卒時之殯宮。桓公守之。未始祔於廟也。及隱公五年。桓公少長。三年之喪畢。又踰年而主未得祔。當不能無言也。於是議別立仲子之宮。使桓公主其祀。特欲卒成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之志耳。其考仲子之宮。必曰是夫人仲子之宮也。春秋別其夫人。而只稱仲子。此亦前書歸賜一例。

## 初獻六羽

管見。凡祭之有薦曰獻。以羽舞入而亦稱獻者。從其牲。祖  
齊。爵之。薦而。獻言之。耳。九月考仲子之宮。而其主遂因。以  
入。是曰初。於其初入主之祭。而樂用六佾之羽舞。意欲借  
以尊崇仲子。使衆見為惠公之夫人也。故春秋正之。既於  
考仲子之宮。削其夫人。亦即。朕書初獻六羽之疑。于夫人  
者。以示譏焉。孔疏以魯之僭用八佾已久。而此忽改用六  
佾。遂有善其能復正之說。殆因誤解初字。故然。按王制云。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止  
分二等。則樂之有舞在。五等之諸侯亦擬止分二等。為得  
蓋公侯皆用六佾。伯子男皆用四佾。降而為二。則不成為  
舞矣。乃左傳載衆仲之論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此  
於諸侯之等不分。豈遂謂伯子男同用六佾為可乎。至其  
從天子用八。降殺以兩而推言之。則曰。大夫四。士二。考儀  
禮之少牢特牲二篇。詳列大夫士之祭禮。絕不見有樂舞  
之用。四佾二佾者。其羽數之有定。復何所據哉。再按孫氏  
說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

羽舞也。此說近之。但諸侯之廟祀有六佾之舞。羽舞主象文德。干舞主象武功。皆以旌諸侯也。夫人祔於廟。配之。得同几。當其祭。備樂舞。夫人與之而已。豈武舞不闕。夫人而文舞亦兼涉。夫人哉。從可知。仲子別宮在五廟之外。惠公之。主不入。則廟祀之樂舞皆不得用。無須辨其用羽而不用干者。猶得於婦人之無武事為有合也。

## 邾人鄭人伐宋

一。管見。隱公四年。宋再伐鄭。至此五年秋九月。鄭人伐宋。報宋門之役也。鄭人主兵。而先邾人者。欲以若鄭人之實為主。兵而復因邾人。以巧避主兵之名耳。傳稱宋人侵邾。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是使鄭主兵。鄭人以王師會之。會邾師也。邾得王師以為鄭師之道。鄭師從之。遂得長驅伐宋。入其邾。是實鄭人之釋憾於宋也。特若鄭人助邾人。以釋憾於宋者。然豈得罪其主兵也哉。鄭莊公之詭道。春秋發其隱矣。

# 螟

管見詩稱螟螣蝻賊。集傳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按蝻之害苗。未有食心而不並食葉者。恐螟螣不可為兩。致月令云。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蝻螟為害。仲夏行夏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據此。螟螣分見。似難合而一之。然春秋書螟者三。無書螣者。又蟲災不見於春。則月令之言蝻螟於仲春。著其以早。蚤為發生之由。來耳。非遂為害也。李巡云。言其蝻冥冥難知。此借以明先之與形而沴氣伏藏可矣。至於仲夏失和而蝻螟之為害者。俱作是謂百勝時起也。螣亦音騰。為神蛇無足而能飛之名。然音騰者。徒登切。音特者。徒得切。其出口之分。別無多義。當相從也。可知蝻螟之改稱百勝。亦即因螣蛇之螣。借義轉音以見其起之勃焉而已。由此斷之。螟螣一蟲也。可單稱螟。可加稱蝻螟。可分稱蝻螟百勝。亦可合稱螟螣。總之。則一螟而已。螟之為蝻。將何屬。殆即今所呼蝻蝻者是。

已。媽音綿。似蠶而小。旱煖積雨下日中。則附苗成質。絲網葉上。食葉盡而化為蛹。有間見之時多。則所在皆是。而為父矣。至其特書於九月者。非至九月而始見也。螟多作於仲夏。作而不已。遂綿延及於季秋。其餘孽猶未盡殄。則是多而。又。父其災特甚。因獨據其後之九月書之。攷本草穀類。稷有七八月收者。黍有五月種者。至八月乃熟。若粟之種多。中者名八月黃。晚者名寒露粟。其穫皆遲。又有稷稻之遲者。及落麥之秋前種者。並非至九月不得登場。然則螟之為災。其作既多。復久之而不絕於九月。穀於是盡矣。豈不甚哉。

#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管見彊卒書公子賢之也。其賢以素行著聞。匪直以其諫隱公之如棠觀魚已也。蓋諫以言顯。若但以言取人。其子哀伯達嘗諫桓公之取郕。鼎而納於廟。其文具左傳。亦足與其父偕伯彊相埒。而春秋究未嘗書公孫達卒。殆因

其素行無可貶斥。  
亦無足褒稱故爾。

## 宋人伐鄭圍長葛

晉見宋人於冬伐鄭。報九月入邾之役也。邾為宋之國都。鄭人伐之而遂入之。長葛鄭邑也。宋人伐鄭而圍其邑。則以四年之會伐鄭較之。今並不敢僭鄭之國都而圍其東門矣。其不忍於憤而勞師結禍。何為也哉。

### 六年

## 春鄭人來輸平

晉見鄭人之來輸平。欲結魯以報宋也。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鄭實主兵。而邾為之遣。遂伐宋入其邾。以為足報東門之役矣。及冬十有二月。宋人復伐鄭。圍長葛。豈得不復謀所以報哉。於是。以邾小不足賴。乃謀結於魯。而以

六年之春來輸平也。輸平與乞和納款相似。然乞而不得納而不入者有之矣。而鄭人則非漫然而來也。蓋四年之宋伐鄭。宋人使來乞師。公辭之。至五年之鄭還伐宋。宋人使來告命。公又辭之。則知前之盟宋人於宿。過宋公於洧。早有絕宋之心。鄭莊殆悉聞而熟計之者。惟五年之再伐鄭。適有犖之帥師以會宋。遂致敗鄭。徒兵而取其禾。在鄭莊。愴知其非公志。魯固無所怨於鄭也。但恐隱公以犖之故。終不能諒鄭之無怨於魯耳。故其來輸平者。亦獨自驗其無怨於魯之情。以告魯使之釋其猜疑。而締其交好也。自是而魯與鄭平矣。

##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管見〕吳氏澂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鄭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汪氏克寬曰：宋瑒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怨。故特平。



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通二說觀之而義備矣。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

## 秋七月

一管見春秋凡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非欲備四時以成歲也。欲見四時十二月皆自古定之而不可易耳。故周之改元首十一月與前商之改元首十二月初未嘗以冬為春。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正月。蓋願不行夏之時者。詳見前隱公元年之春王正月。

## 冬宋人取長葛

管見五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兩役也。舊皆以為一役。計其自圍及取。雖或宋之報。

鄭不憚暴師經年，鄭獨何所畏避？久而不獲直，似以長葛  
婁之宋哉。故知五年冬之圍長葛，以不能入而師還。至六  
年冬而復以師往，驟得乘間而入，乃即圍以取長葛也。但  
宋人之圍長葛，與取長葛，雖為兩役，而其意主於伐鄭則  
猶之一。役耳。故經書宋人取長葛，不更加伐鄭二字。夫宋  
之伐鄭，以五年九月，鄭以邾人伐宋而入其邾也。至是而  
取長葛，則亦入其邾而取之，以為差足以報鄭矣。然其年  
春，邾人來輸平，鄭欲結魯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  
艾濟，復為鄭結魯也。其後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  
邱，復舉師，會齊人邾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邾。辛巳，取防。皆此取長葛者。  
有以厚其毒也。宋殤惡能見及此乎。

## 七年

#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管見叔姬伯姬之女弟前書伯姬歸于紀此書叔姬歸于紀高氏閔曰婦亦書歸若死之二女降于媯洵皆曰媯此義為近但以媯為姪婦之媯仍誤指叔姬為媯也辨詳前伯姬下。

# 滕侯卒

管見凡伯子男之爵皆通稱諸侯滕為子爵其卒書滕侯從通稱也如十一年書滕侯薛侯來朝詳之伯爵與滕子異而通以侯稱則其例已至宣公九年書秋八月滕子卒成公十六年又書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則從其本爵耳或疑滕之先本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兩稱滕子殆臆斷也觀桓公十七年書六月丁巳蔡侯封人卒及莒書秋八月癸巳莒蔡桓侯不稱公亦從本爵而不從通稱故然蓋通稱為虛位所以達臣下之情本爵為定品所以辨等列之實並推于禮而有合者至此滕侯之卒不書名今世次考不詳謂其史闕無文可矣若宣公時之滕子昭公元也成

公時之滕子，文公壽也。豈嘗聞乎，而想何以不書。蓋諸侯卒，則書名，葬則書諡，所以諱其名也。魯之於滕，是時伯仗人弔，而猶不使人會其葬，與不會葬，則不待書葬，亦非不待書諡，何以諱其名哉。故但書卒而不斥其名，以是為諱也。

云爾。

## 夏城中丘

管見程子曰：凡書城者，完待也。中丘，杜注云：在瑯琊臨沂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丘城。沂州與莒州接壤，中丘在沂，其偏處者為莒，則知魯城中丘所以備莒也。前二年夏，莒人入向。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曰：入曰取，則其城不足保，公殆察此而為是役，與但攻之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則稱是月也。緜長增島，無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又稱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

事也。舉大事則有天殃，以是謂  
夏城中邱，春秋譏其不時，亦允。

##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晉見左傳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責者也。胡傳曰：年者齊侯公之母弟也。伯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嬖等，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厲。汪氏克寬曰：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書弟也。節錄數說，而義亦該矣。

## 秋公伐邾

管見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按宋之伐鄭，初圍長葛，再取長葛，鄭之怨深矣。而未自

以執也。方於上年春。謀結魯。而來輸平。放于夏五月辛酉。得使齊侯相。與結魯。而盟於艾。今年夏。齊侯復使其弟年。木勝亦欲結艾之盟。而莫魯之固與鄭也。宋何嘗得與鄭。斗且以七月庚申盟于宿。哉。傳意徒以經於是年秋。突書公伐邾。莫尋其起。釁之由。乃牽合前稱。知人鄭人伐宋。而為之說。遂斷以為公伐邾。為宋討也。杜氏申之。則謂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令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謀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夫邾之初伐宋。鄭以之也。將求于魯。而為之伐邾。不轉疑于報鄭之。以邾伐宋。而失鄭之援。此其辭愈曲。而于事理為益遠矣。然則公何為而伐邾也。於時殆由邾儀父有渝于魯之盟。而來伐耳。邾渝盟而求代。公安得不因而伐之耶。惟公之伐邾。志於驅之出境。而已。不以大克為功。因使邾之收其徒衆而還者。亦不至於甚敗為辱。以故邾之於魯。卒未聞其相讐。而迫圖再舉也。然公為應兵。邾為主兵。經乃不書邾伐我。而獨書公代邾者。其意以尊魯之為宋圍。而抑邾之為附庸云爾。

#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管見凡。杜注。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汪氏克寬曰。凡伯。周公之允。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臣。周官大行人之職。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其總稱。則曰問。問。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其不分稱。大曰聘。小曰問者。聘之名重。于問耳。然則天子行問禮而諸侯承之。其國通稱為聘。所以明其重也。

# 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管見楚丘。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兗州府曹縣東。楚邱。字是也。我。所由伐。凡伯者。傳云。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如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遂。我伐之於楚邱。以歸。我。有之。但此伐字。與卦辭致討之義。既乖。即謂其齊。

鼓曰伐亦不必然。蓋戎之伐凡伯其徒眾皆僞為盜遂  
笑起於楚邱以盡掠凡伯之所有耳。已而究其人則為戎  
及訖戎而詰其故則以前之日伯弗賓怒之故乃伐取耳  
資以償所虛發之幣耳。故以歸云者以劫奪之物歸非以  
凡伯歸也。凡伯為王臣不執何能以歸既歸又將怒乎處  
之耶。戎之黠早辨及此夫戎不可輕動將加之罪而戎復  
有辭然則凡伯所聘之魯及聘還而經楚邱之術亦獨就  
王。伐。悔。罪。別。謀。贈。送。以。過。其。行。而。已。如。戎。何。哉。檜。之。詩。曰。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匪風飄兮。  
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匪為寇賊之別稱詩特極  
言。西戎之充斥也。今東諸侯之有戎。  
患亦復肆無忌憚若此可慨也夫。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管見宋公衛侯皆與鄭為讐。而宋尤甚。蓋宋以五年六年再伐鄭。於長葛圍之。而復取之。宋公心知鄭之必有以報也。於時齊魯與鄭相結。而宋孤矣。惟宋與衛素睦。乃復遇于垂以結之。欲有所借以備鄭之伐。宋也。故十年夏魯會齊人鄭人伐宋。三國相聯。及其秋宋人入鄭。惟衛人同之。宋既入鄭。而復召蔡人以伐戴。亦惟衛人同之。皆因此遇于垂者。以堅其要約也。左氏據下盟于瓦屋為辭。以為齊欲平宋。衛于鄭。宋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人許之。殆于遇于垂之本意未合。又遇者。兩君相見之通稱。或謂恐泄所謀。欲秘其迹。非也。以宋公衛侯出而相遇。其能行此說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

庚寅我入枋

管見鄭昔有湯沐之邑。以從祀泰山。曰枋。魯昔有朝宿之邑。以入覲成周。曰許田。枋近魯。許田近鄭。鄭伯欲以枋易許田。特其隱顯耳。而左氏於此。乘歸枋者。遂稱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無論枋非所以供泰山之祀。許田亦未必有周公之廟存。而以枋易許田之情。畢露。魯可因其來。歸枋而。遂入之。入枋之後。亦久不謀有以。致許田于鄭乎。大抵歸枋之時。宛受解于鄭伯。但古宋數伐鄭。而未能報。特舉先君舊邑之遠在魯者。使宛歸之。以求助而已。故魯亦不覺其先為易許田之地也。於是十年夏。鄭人伐宋。齊會之。而不見有功。魯既使軍帥師。公復自敗宋師于管。以取却取防。欲極力以酬歸枋之德。故然而執知鄭伯之嘆。魯其意不再。在敗宋而實主於易許田。哉。枋杜注在郕。邾費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費縣治。故枋城是也。許田杜注近許之田。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按許田為朝宿之邑。其初。蓋以湯。魯公伯禽者。若周公受封。而留輔王朝。其朝宿

之邑。置在洛都之外。與鄰近。當未必然。其入枋而紀其日。為庚寅者。以與宛同籍其地。于枋至。是始為魯。有云爾。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晉見宿男卒。不書名其義已見前滕侯卒。可以彼例此也。諸說多以為史失之。亦謂其文不備耳。然史有詳略。要必于其可者略之。如滕侯卒。月而不日。以是為史之從略。固有所然者。若宿男之卒。既與蔡侯同書。更六月。又特標其日。為辛亥。使與國之統宿。爵之屬男者。蘇不悉載。乃獨謂其名。為可略。而文有不備。豈理也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晉見瓦屋。杜注。周地。今開封府清川縣南二十里有瓦屋。是其地也。按瓦屋雖為周地。而在今清川則距鄭之國。

鄭為近而與齊絕。遠恐所托未確。姑仍之。張氏溥曰。春秋宋衛道於垂。齊平宋衛于鄭也。秋宋齊衛盟於瓦屋。齊卒于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盟。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愛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瑒公未嘗一日忘也。宋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是故瓦屋之盟絕鄭。非鄭也。此論不泥傳文。最為卓識。但此瓦屋之盟。齊侯實有平宋衛於鄭之志。而卒未之能也。蓋海岱之間。齊莫大焉。自始封。歷十二世。至僖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當其盟于石門。既得遠交於鄭。又繼之盟於艾。而得近比于魯。惟是宋衛與鄭為讐。不能和協以歸于好耳。若得平宋衛于鄭。合之齊魯。為五國相糾屬。則其得諸侯者。幾于半天。下豈不可。以霸哉。此齊侯欲盟于瓦屋之本志也。惟鄭不能釋宋衛之讐。亦未免。除忌。齊侯之霸。故齊侯嘗以秋七月庚午盟于瓦屋為期。及期而齊與宋衛皆在。鄭獨不來。則亦弟與宋公衛侯盟之而已。但宋衛之於齊。初未有隙。夫何

急頓于盟。且來盟之時。在宋公衛侯亦姑勉赴齊侯之約。其心固早料鄭之必不如約者。至齊侯不克卒平三國。將以宋衛二國盟。殆猶慮其以鄭為辭而乞罷斯盟也。乃推宋公為首而齊侯下之。衛侯亦遂安于後齊侯矣。以是卒盟而還。此可知春秋書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蓋譏齊侯之初平三國而未始有成。既不能得志于鄭。亦並譏齊侯之卒盟二國而未始有成。為主復不能得志于宋衛也。云爾。

## 八月葬蔡宣公

晉見春秋書他國諸侯之葬。凡八十七。見其遵用古制而及五月者。居八十七中之四十一。自三年書宋穆公始。其簡從未俗而止三月者。居八十七中之三十。自是年書葬宣公始也。

##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自見莒人即莒子。非微者也。前於二年。書莒人入向。四年。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並于莒。子稱人。以貶之。公之與莒。盟亦因其入向。取牟婁而降心以結好耳。豈誠謂莒子為莒。莒固而不入之也。故惟共孰計先之城中邱者。以其與莒傷近而備之。然不卒要以盟難云。有備則無患也。故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此書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其盟之人與地有兩。而公之與盟。其非得已之情。則一。浮來。杜注。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今莒州二十里有浮來。按浮來為紀邑。才非魯境。公自魯如紀。以盟莒人。故稱及。必于紀邑者。以魯與紀為姻親故爾。

## 螟

管見。象上九月書螟。與五年同。皆以螟之作于秋前者已。早為害。故於其九月秋盡而猶未已。特商之。若莊公六年。

之害。其後以秋稱。則又見其扶。以前猶未。為害秋。以。後無不被其害者。當分別觀之。

#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管見隱公時。魯之大夫。獨書名。以示貶者。三。無駭與聲與。扶是已。然無駭于此年書卒。扶於明年亦書卒。猶得知其為大夫。死而卒之也。至於聲之人。惡竟謀弑隱公而立桓公。在桓公。以為德比。其卒也。魯史豈得不書。而春秋並削之。蓋欲重加貶。以示深惡痛絕之意。

## 九年

#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帶見春秋書天王使來聘於魯者。七。隱公七年。凡伯來聘。九年。南季來聘。當其二。及桓公四年。梁伯糾來聘。五年。仍

叔之子來聘八年。家父來聘當其三。計隱桓二君不滿三十。年而僭承天王之五聘。則春秋之初。周室雖衰。所以攝守國者尚勤也。是後自莊蒞衰。歷十君。積二百餘年。惟僖公三十年冬。使宰周公來聘。及宣公十年秋。使王季子來聘。凡三聘而已。則周室之衰既極。其勢不能以撫諸侯。雖魯為宗國。而於來聘之禮亦安。然聽其久曠。是並欲求比於春秋之初。而不得矣。可勝慨哉。乃說者轉謂天王之使聘。加於隱桓者。失之太數。徒以隱之十一年。桓之十八年。其朝王與聘於王。皆未見書於春秋。已亢慢不謹。侯度在天王初。未能以貶爵削地加之罪。復先後遣使。以及五聘焉。是為非正耳。不知諸侯朝王。與諸侯使卿大夫聘于王。皆常事。例不悉書。豈得據以坐罪。隱桓遠疑。天王之失。刑而輕禮乎。故但謂隱桓之際。值周之東遷已久。其有時朝聘。浸不如期。以致天王之於魯。其來聘者。得審其五。通隱桓。幾三十年。證以古制之一歲存。三歲類。五歲省。率是為常。則亦大半有闕也。此于事理為近。若竟以為王官五及



魯廷以聘來而魯之朝聘曾不一往。乃至天王之廷。絕不見有隱桓君臣之跡。惡可信耶。南氏季字。南季王大夫。昔字。前凡伯為王卿。則但以邑爵見。並著其聘為得禮耳。至元年來歸。惠公仲子之嬖。則使諸侯媾。妾之分。亂非禮也。故雖宰冠列卿及諸大夫。亦書其名曰啞以貶之。

###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管見三月雨不異。異其大耳。月令於仲春二月言始雨水。季春三月言時雨將降。至季夏六月乃言大雨。時行則三月大雨。其為非時可知。大字貫下震電二字。蓋雨大而震電亦大也。大雅皇矣篇。喻吉又王之不欲革殷者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大聲謂大雷。大色謂大電。當長夏之至。潤溽暑大雨時行。正為以水革火之象。故稱革馬。然則詩不明言大雨而大雨亦革。揆矣。此豈三月所宜見哉。又月令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大

寒氣之發甚。而至。于大雨。雷復何加。馬小雅稱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四月為正陽之月。以繁霜為憂傷。則三月之為五陽。而偏于正陽者。乃至大雨。雷馬其驚心。又當何若也。此以視三月之大雨震電。尤非所宜見矣。無何隱公九年。初之三月。忽有相從而疊見者。其可怪彌甚。蓋時方三月初。不料其有大雨震電也。及癸酉而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矣。亦絕不料其將以大雨雪也。乃及庚辰而復大雨雪。八日之間。陰陽之錯迕為變。乃至此。撫有是國者。將何道以自譴責而始克致其恐懼修省也耶。

## 挾卒

晉見齊氏履謀曰。魯世卿之後。其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象仲。無駭之後。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五父。惟挾之後。無人。或以所氏之世。至挾而絕。或其子孫甚微。無事可見也。按挾之後。嗣不聞。亦莫詳其所自。

出之。公為之。究論其人。必屬無駭之黨。一切與為附。和故無駭。猶得書其師入極。以為罪狀。而挾之行事。絕未有可指目者。春秋但斥其名以貶之。即從無駭之例。初不問其為公子。為公孫。為公孫之子。概從其削。則已。夫孰得為有可恕者哉。

## 夏城郎

**管見**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趙氏鵬飛曰城郎備宋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為杜亢構虛之策故城以備之豈復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耶按城郎之意此說得之觀明年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宋宜自救之不暇何暇報人乃鄭師伐宋還猶在郊宋忽以衛人乘間入鄭其得入者鄭不備也蔡人後至宋又與蔡人衛人伐鄭所與之載其逆伐者亦攻戴之無備也然則宋瑋

之用兵。每慎行。此說道以爲得計。而魯隱實早悉之。此所以會師伐宋。擬在明年之夏。而其合衆城。卽意先決于今年之夏也。夫李氏康曰。隱之元年。費伯已城。卽矣。至此年復城。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此。莊八年。陳蔡之徒。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卽豈非魯之要地乎。此說亦當參看。但當以趙氏之言。備宋爲主。

## 秋七月

管見秋時無事。而首月必書。此其再見也。以四時十二月之名有定。三代共之。不可議改。故春秋於此。獨不以一書爲例。而從省。

## 冬公會齊侯于防

管見公會齊侯于防。爲鄭所使也。鄭以欲報宋人長葛之役。而謀會齊魯之師以伐之。其八年三月之來歸。必以

其情告魯而魯遂入枋。則魯之會師已。惟命是聽矣。惟齊于八年之七月為瓦屋之盟。將平宋。衛於鄭。而鄭卒不平。則今之將伐宋而求致齊魯之師來會於鄭。魯雖必應齊。則將有以謝之。而鄭之於魯恃有歸枋入枋之相結。既固。於是鄭使來告伐宋。並乞公會齊侯。代鄭為之說。以解之。使齊侯之心終以前之得盟於石門者。仍守其約。毋以後之不與盟于瓦屋者。或不釋然於心也。以此度之。公之會齊侯于防。非為鄭所使而何哉。防。杜注魯地。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按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中邱為魯地。防亦為魯地。公獨何能屈齊侯一再至于魯乎。或謂魯為鄭釋嫌于齊。以圖會師。則當入於齊境。而防屬在齊也。然無可證據。以

者。俟知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晉見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所以定會師伐宋之期也但中丘為魯之東境在齊之東南齊侯之會公得于此地鄭伯何由與齊侯同至而公會之也哉按鄭伯先如齊與齊侯遇其於前此不與瓦屋之盟公既于防解之而鄭伯復自明之也其於今茲必報長葛之役公既于防請之而鄭伯復自乞之也於時齊侯竊自裁度鄭實強于宋將以為與不可絕也且長葛之役連歲加兵曲在宋而直在鄭則宋有可伐之罪而鄭之伐宋正為有名此而以師會之在宋之于齊當不得片瓦屋之盟為不信已於是齊侯許其會師並與鄭伯同至于魯而公會之遂定會師之期其會之地則在中丘云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管見此言鄭伐宋公既以歸訪入訪之故而自行矣而又先書鞏帥師者蓋公慮此師不武則于鄭之歸訪其願未塞而我之入訪其心亦多歎于是以鞏之專橫雖可惡而其長于軍旅則可仗之以有功乃不得已而使鞏帥師也不然公未始以能軍聞胡然而一敗宋師再取宋邑哉但鞏也不良藉之有功則專橫滋甚他日鍾巫之變即兆于此此又經書鞏帥師之微意與齊人鄭人以貶齊侯鄭伯也齊魯之會伐宋魯公自行而齊侯不出安得謂其所使將者並非卿耶惟先有防之會及中邱之會皆齊侯實與魯鄭合謀取而稱人罪其主者而已所使不足責也至鄭之合齊魯以報私怨其宜從貶例固已而左氏紀其伐宋則稱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其來告魯亦曰以王命來告周室既衰諸侯強其他皆不知有王及有事于戰爭則必假天子之聲靈以為威重鄭莊實春秋之罪魁矣亦因而稱人較之齊侯更有無可恕者

#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管見暈所帥之師，即公之師也。克敗宋師，知暈之力為多。然三國合師伐宋，而魯獨先敗宋師，則又鄭來歸，訪之所使耳。管杜注宋地，未詳封域所在。

##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管見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越十日為辛未，則取郟又十日為辛巳，則復取防。其一詳其日者，著其迅疾，馬耳在暈之帥師，此舉亦足逞其志矣。而公之謂胡自得當益甚，蓋經書敗宋于管，遂因以取郟取防。是於鄭之歸，訪既快其足以報命，而傳復稱取郟歸于我，取防亦歸于我，則又於入訪之外，竊幸鄭之不貪其土，而以勞王爵也。夫孰料暈之伐宋有功，而惡將長又鄭之取，饋于訪方，亟圖許田，而不惟伐宋已哉。



# 秋宋人衛人入鄭

管見此宋人衛人及下蔡人皆貶其君之辭與前齊人鄭人一例宋人之入鄭與其伐戴衛人皆以師從踐八年遇于垂之約耳今年夏鄭合齊魯之師以伐宋魯先為鄭敗宋師兼取宋邑宋人不能禦乃竊料鄭師大出則其國空且師勝而還必緩于是與衛人急乘其間遂入鄭入為造其國都而擾之也當隱之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稱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未能入鄭今而入之亦當自以為得算矣但以詭道行兵志存僥幸非勝算之可恃者若本此伎倆以報魯之敗宋師兼取宋邑彼其先備而城中邱雖魯之鄙邑猶不得入况其國都也哉

##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管見前概稱鄭人而此獨目鄭伯欲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而鄭因而伐取之者實鄭伯之自來也隱四年宋公伐

鄭衛人以陳蔡從。為陳蔡之陸于衛。故此伐戴而蔡人來會。則亦衛人有以召之。惟其師後至。故不及入鄭。而從之伐戴耳。然宋人主兵。其獨謀入鄭。而復旋以伐戴者。意非主於必克鄭也。但以入鄭而鄭莫之禦。是即宋勝而鄭敗矣。此足以除宋師先敗于管之恥。既入鄭而不敢淹。遂移師以伐戴。戴為鄭之附庸。與於鄭。其伐戴亦謀取之。謂足以當復之取。郟取防而償所失也。然宋人豈鄭伯之敵哉。雖入鄭。獨因衛人不嫌寡助。及伐戴而更加以蔡人。宜亦以多為益善也。乃突聞鄭伯經完自將扶入鄭之憤。以敵伐戴之勢。其勢莫敢過。在宋人方折挫于管之敗。及師與防之取。其心膽驚動。茲仍未得遽定矣。以故宋人之合蔡人衛人伐戴。欲取之而不能。而鄭伯之于宋人以速蔡人衛人于戴。伐之亦即于戴取之。易易耳。伐取驟稱其敗。不言可見。取者。俘其徒旅。掠其輜重也。以此而轉怒入鄭之謀。曾無損于鄭之毫末。何為也耶。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管見**高氏閔曰。載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郟。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吳氏澂曰。自五年衛入郟之後。郟遂服屬于衛。故為衛之與。據此。則入郟之役。其所由來者。蓋以此年秋。衛人合于宋人。以入鄭。又名蔡人合于宋人。以伐戴。故鄭人欲有以報衛人。既于衛人之會伐戴者。伐而取之。猶以為未足。以報也。因于冬十月壬午。再與齊人伐衛人。所與之郟。遂入郟。以視衛人之會伐鄭人。所與之戴。而未。能入者。為加甚。至是而後報衛人之志。乃伸。其入郟。獨先齊人。而魯未嘗與者。以夏之伐宋。魯君臣皆最有勞。重再勤也。于時惟齊人因之成事。鄭人知其必將恥之。因謀與入郟。以收其激勸于魯之力。而齊人亦以功駕于鄭人。以是先齊人耳。然則鄭莊之諂詐多謀。能使齊魯皆為之用。既至此。其明年之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遂因之矣。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皆見桓公七年夏。設伯鯨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以分書。知其不旅見也。旅見則同日行禮。特見則不同日。至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不分書而聯書。則亦以其為微國之君而旅見之矣。茲隱公十有一年春。書滕侯薛侯來朝。與後分書。殺伯鄧侯之例異。而與後聯書邾與牟葛之例同。是隱公偕天子旅見諸侯之禮。以行其怠傲也。凡諸侯之邦交。皆從敵禮。經于滕子。薛伯。皆純以侯稱。欲明魯之尊國。實以重王。爵其道。當然此足以正其旅見之非矣。有隱公之怠傲。而旅見。遂以放滕薛之。卒忤而爭。長據左氏所載。薛恃先封。滕倚同姓。辭皆甚憤。遂公命羽父解之。而薛乃長滕。是成何朝禮哉。故經首書滕侯。而次薛侯。使其長。邾然有定。彼不知而爭者。亦即有以正之也。與薛杜注。

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孔疏。薛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吳仲封為薛侯。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為薛侯。小國無祀。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

#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管見**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以為謀伐許是矣。吳氏澂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若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于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此論極嚴正。時來。杜注。邾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里。

##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管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及秋七月壬午入許而齊侯與于師焉。則何以致之。蓋時來之會鄭伯欲邀齊侯之以師共濟使公固請之耳。齊侯許之故用及字作線索謂公先得結于齊侯而後乃與齊侯合師于鄭伯以是伐許而遂以入許也。按左傳叙入許之役謂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柳自下射之顛。取叔盈又以登弧登周廡而時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據此則鄭師獨克而公與齊侯之師未有勞也。然鄭伯此舉非不足于兵力。特假公與齊侯之親。應戎行以壯軍聲。使許莊公聞而惶懼獨辭一奔而已。初不欲公與齊侯之師得分其功。故入許之後齊侯以許讓公。公弗敢有。以與鄭伯。鄭伯竟不復辭許。杜注。潁川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故許城在州東北四十里。孔疏。潁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克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

#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管子傳稱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園館于高氏壬辰羽  
父使賊弑公子為民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夫羽父使  
賊弑公不得賊則復賊之罪不定也至于對于為氏有死  
者而賊終不得則賊之弑公雖魯國皆知其為羽父使之  
而亦伴為不知而已故但書曰公薨亦如治獄不決  
結存為疑案云爾說者以為諱公之遇弑乃其餘意